

<<一生一代一双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生一代一双人>>

13位ISBN编号：9787507533767

10位ISBN编号：750753376X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华文出版社

作者：梦江南

页数：2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一生一代一双人>>

### 内容概要

诗无邪&#8226;爱不释手纳兰词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情深不寿，慧极必伤，这是纳兰的命运，也是他的绝代风流和魅力所在。  
其词清新婉丽，独具真情锐感，直指本心，“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他“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的精神生活，他用生命对自由和情爱所作的阐释，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东西。  
阅读纳兰，才会明白，其实我们已经失落了曾经珍爱的精神家园。

<<一生一代一双人>>

作者简介

我一直默默地写，只为人世间的一往情深。

陈忠涛，笔名梦江南。

1979年3月落根于安徽寿县。

一个敬畏上帝的基督徒。

一个坚持热爱大地，热爱农民的人。

十年风雨漂泊，独自走过江湖。

出版有《一生最爱诗经》《痛&#8226;爱——我在古词中等你》等。

<<一生一代一双人>>

书籍目录

初恋：肠断月明红豆蔻	心字已成灰	香尽雨阑珊	无聊成独卧	泪与灯花落
十年踪迹十年心	肠断月明红豆蔻	难道多磨更好	闲阶小立倍荒凉	深爱：人生若只如初
见谁道破愁须仗酒	聒碎乡心梦不成	眼底风光留不住	人生若只如初见	征鸿不为愁人住
别自有人桃叶渡	一生一代一双人	人生那不相思绝	贪话零星兰焰坠	梦里砧声浑未歇
嫩寒无赖罗衣薄	可怜春去又经时	余寒欲透缕金衣	东风那惜小眉弯	斜倚画屏思往事
酒醒已见残红舞	悼亡：我是人间惆怅客	辛苦最怜天上月	重泉若有双鱼寄	近来无限伤心事
怕幽泉还为我神伤	当时只道是寻常	有情终古似无情	风雨消磨生死别	赢得更深哭一场
一片伤心画不成	几回偷拭青衫泪	惜花人去花无主	来去苦匆匆	刚作愁时又忆卿
问君何事轻离别	我是人间惆怅客			

## &lt;&lt;一生一代一双人&gt;&gt;

## 章节摘录

心字已成灰梦江南昏鸦尽，小立恨因谁？

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

这首《梦江南》不管在纳兰的哪本词集里，都是开篇之作。

初读时，能感到一股透心的凉迅速涌上心头，让人暗暗心痛。

这是一首别离念远的词，我尝试着意译如下：那低哀而过的鸦群，披着昏暗的色彩已经飞远。

那站在黄昏之下眺望远方的人啊，为什么还在窗前伫立？

飘飞的柳絮像冬日的大雪一样随着缕缕缭乱的风，吹落到香阁中。

打疼那个远望之人的泪眼，疼在那个人的心里。

风里，或许有一缕幽香如同思念和伤痛，如影随形，像飘落的心事。

轻风摇曳，轻抚着那插在胆瓶里的梅花。

那案几之上凋落的花瓣，多么像无着落的青春，暗暗伤感。

此时，狼藉一地的，难道只是心字香烧成的灰烬？

起句“昏鸦尽”，仅仅三个字，就干净利落地把无奈、孤独、绝望、悲戚的景况勾画了出来。

昏鸦，一直是一种情感在孤独和寂寞，甚至是空洞和失落当中煎熬的产物，在古代诗人的笔下，一次次充当凄凉、孤独和落寞的道具。

昏鸦已经飞尽。

与其说是乌鸦的叫声凄哀，还不如说是人自己内心的颓丧、绝望和无力。

在所有的音符中，最让人觉得荒凉和悲哀的莫过于寒鸦的叫声。

至今农村的很多老人，都还认为乌鸦在黄昏的时候，在谁家门前的枝上鸣叫是不祥的象征。

而他们认为，如果乌鸦在清早站在谁家的门口鸣叫，就是吉祥的象征。

其实，在唐代以前，乌鸦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是有吉祥和预言作用的神鸟，《尚书传》就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的历史传说。

唐代以后，经过民俗演变和文化变迁，乌鸦在黄昏时的鸣叫就渐渐成了一种不吉利的象征了。

撕裂般的鸣叫，是乌鸦最明显的特性。

正是这种撕裂般的叫声，才让那颗思乡思念的心，觉得无比地凄凉。

在几千年的文化记忆里，这种耐人寻味的声音，总是与黄昏和乡愁纠缠不休。

总是和人内心的离愁别绪，甚至和人内心的孤独、寂寞和失落互相关联。

马致远在《天净沙》中这样写道：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将此种孤独、寂寞和失落，甚至是内心无法倾诉的凄凉推向极致。

在这幅经典的悲凉境况里，乌鸦作为表现诗人内心和情感的重要的道具，通过阅读，陈列于人们的情感当中。

让我们读到这曲的时候，总是不免暗暗心痛。

柳絮飘飞，这是三月，一些丝丝缕缕的沾惹。

最初的温暖与最后的寒冷，总是会在大地之上展开你争我夺寸土不让的斗争。

柳絮纷纷飘扬如雪，这是千年以来最经典的意境了。

柳絮，总是会让人在心里产生一种离别的意象。

在这意象背后，其实透露着一种从心灵深处生出来的悲凉。

柳絮飘舞的时节，那些早早盛开的梅花就会凋谢了。

而这，总是会让那些敏感的心灵受到些微的伤害。

因为人的有情，往往会让季节的更替显得是那么的无情。

这也是宋代那个深情、断肠而伤痛的词人朱淑真在《绛都春·梅》中念及的：寒阴渐晓。

报驿使探春，南枝开早。

## &lt;&lt;一生一代一双人&gt;&gt;

粉蕊弄香，芳脸凝酥琼枝小。

雪天分外精神好。

向白玉堂前应到。

化工不管，朱门闭也，暗传音耗。

轻渺。

盈盈笑靥，称娇面、爱学宫妆新巧。

几度醉吟，独倚栏干黄昏后。

月笼疏影横斜照。

更莫待、单于吹老。

便须折取归来，胆瓶插了。

桌案上落满的梅花的花瓣，那些时光之手拂下的残红，想它们曾经是那样的娇艳、那样的妩媚、那样的鲜活，如今，都静静地睡在花瓶旁边，像一堆时间的尸体。

仿佛一个人脸上掉落下来的青春，不过是一种时光无情的证据。

最后一句“心字已成灰”是一举两得。

明杨慎《词品·心字香》：“所谓心字香者，以香未索篆成心字也。”

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心字香燃成了灰烬，而我觉得，应该可以延伸一些，向纳兰的心灵和情感当中去追问。

心字香如同思念，燃过之后最终成为灰烬。

也就是说，心香成灰，虚实相衬，不仅是闺阁当中的实景，而且还有深刻的喻义，表面上可以看作是篆香燃尽，事实上是那个远望之人的心，被思念和孤独燃成了灰烬。

这首词存在一个镜头转换，如同拍电影一样。

前面两句写的是纳兰自己站立在黄昏渐渐笼罩的昏暗之下，望着渐渐飞远的昏鸦，心里充满伤感，不停地叹息。

后面写的却是闺中的女子所住的香闺。

这个女子是纳兰心爱的女子。

纳兰把镜头对准了她的香闺，对准了香闺的一切物事：从窗外飘进来的柳絮、胆瓶、插在胆瓶内的梅花、落在书案上的梅花花瓣、已经燃完的心字香的灰烬。

这一切就像一幅素描，更像一场无声的电影，把和这个女子息息相关的物象依次呈现出来，唯独没有看见这个女子的身影。

纳兰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展开自己的联想，去想象这个女子，她站在那里，到底望着什么，伤痛着什么？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爱情的终极目的。

可是，这种终极目的，总是不能被命运之手成全。

命运给出来的答案，也许会和这些愿望相反。

悲欢离合，才是爱情最终的归属。

两个人的离别，或许是逼于无奈，但这不是他们所要，更不是他们所渴望的结果。

恋人之间，最苦是相思。

在相思当中，最疼最痛是别离。

生活中太多始料未及而又无法抗拒的变故，总是由不得我们自己自由选择。

人生的无力，就此产生。

那些恨，那些对于命运的无声的控诉，就这样从纳兰的笔下静静地流泻出来。

正如晏小山所说的那样：“横玉声中吹满地，好枝长恨无人寄。”

小山和纳兰一样，同样深情于自己心中的爱情。

他常常地恨，长久地恨，恨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子执子之手，厮守一生。

平心而论，写长调一直都不是纳兰的强项。

因为，长调从来都是难以控制的。

自古也就那么几个大家可以控制长调，在自己的文字当中游走自如。

## &lt;&lt;一生一代一双人&gt;&gt;

小令，才是纳兰最为打动我们的词作样式。

这也许与小令的容量不无关系。

晏小山和纳兰容若这两个男人的小令，都因为他们无比的深情，更加凄凄感人。

小令简短，不用长篇大论和铺叙一通，一般只用于反馈自己内心一些情感的片段。

纳兰是一个至情至性的男人，词于他而言，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抒发情感的载体，而是心灵和灵魂的一种自慰。

填词，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自怜，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点暖。

没有词，就没有时光长河当中，那个满清贵族公子感人至深的落寞的背影，就没有那模糊的、憔悴的脸庞。

没有纳兰，也就没有宋词在清代最华丽最真切最深情的一次回光返照。

这首小令，从表面看是刻画纳兰自己的忧伤，以及在黄昏独立思人的幽怨之情。

其实，从背后去看，那更忧伤更幽怨的，不是纳兰，而是另外一个女子。

关于这个女子是谁，向来有两个版本。

一本版本说是江南才女沈宛，另外一个版本说是纳兰容若的表妹。

我们先来看看前面这个版本：纳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有一个红颜知己，一个心息相依的情人沈宛。

沈宛，字御蝉，浙江乌程人，江南著名艺妓兼美女作家，出版过词集《选梦词》。

沈宛的才名，传遍了整个江南，甚至传到了纳兰的耳朵里。

所以，纳兰就写信给他的朋友顾贞观，让他帮忙为纳兰撮合。

纳兰的信是这样写的：望前附一缄于章藩处，计应彻览。

弟比日一与汉槎共读《萧选》，颇娱岑寂，只以不对野王为悒悒耳。

黄处捐纳事，望立徙以竣，不可以泄泄委之也。

顷闻峰泖之间，颇饶佳丽，吾哥能泛舟一往乎？

前字所言半塘、魏叟两处如何，倘有便邮，即以一缄相及。

杪夏新秋，准期握手。

又闻琴川沈姓有女颇佳，望吾哥略为留意。

愿言缕缕，嗣之再邮，不尽。

鹅梨顿首。

卢氏死后，纳兰一直活在一种空洞当中。

顾贞观是一个意气之人，纳兰是他的朋友，他为了朋友可以肝脑涂地。

纳兰交代他的事，他当然要尽力用心去办。

郁郁寡欢的纳兰，在二十八岁时，顾贞观把江南的才女沈宛介绍给纳兰认识，两个人先是做了笔友，鸿雁传书，互吐衷肠。

康熙二十二年（1683），纳兰二十九岁那年，顾贞观带沈宛北上与纳兰团聚。

纳兰将和自己情投意合的沈宛，安置在德胜门内。

由于沈宛是汉人，汉满不能通婚，又加上此时纳兰家里有一妻一妾，所以沈宛不能名正言顺地进入纳兰府。

他们只能保持着没有名分的关系，过关情人式的生活。

这位皇家的二等侍卫，在时任大学士的父亲明珠的强大阴影下，只能时常遥望沈宛的住处，黯然神伤。

有人说，这首词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遥念沈宛而写下来的一片伤心。

从纳兰和沈宛两人的诗词中，可以看得出他们心灵之间那种深情，那种相知相怜的抚慰和默契。

在沈宛陪伴纳兰的这段时间里，纳兰性德在心灵上的创伤得到了暂时的抚慰，心头那早已失去的明亮，仿佛又重新回归了。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家庭的反对，逼于无奈，半年后，纳兰深情凄离，无比悲痛地目送着沈宛那不舍的身影含泪返回江南。

沈宛回到江南不久，纳兰因为突发寒疾而怅然离开人世。

我怎么都不相信纳兰是死于寒疾，我觉得纳兰是死于自己内心的绝望。

## &lt;&lt;一生一代一双人&gt;&gt;

是他自己放弃了自己。

与其说纳兰死于寒疾，还不如说纳兰死于无爱的孤独和寂寞，自己灵魂的空洞和悲痛，甚至是自己内心的思念。

据说，沈宛走的时候，已经怀有身孕。

有情人终不成眷属，留下一段让人叹息、辛酸的风流憾事。

下面说说另外一个版本。

这是一个和前面那个版本同样伤心的故事。

纳兰公子十八岁那年，表妹雪梅被选到宫里。

纳兰与这个表妹雪梅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两个人是儿时的玩伴，彼此对对方都早已心有所属，已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生命的一半。

他们一块学习，一块儿吟诗作赋，就像陆游和唐婉一样，让人觉得这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

这个表妹知书达理、冰雪聪明、貌美如花。

纳兰对她情深一片。

这是怎样的时光呢？

又是一种怎样的相许呢？

也许，正如林黛玉进了贾府，宝玉初看到黛玉时的那种感觉：这个妹妹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这是一场怎样缠绵悱恻的初恋啊！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在情窦初开般美好的豆蔻年华中，他们相爱了，而且，还爱得相当深厚，相当沉醉。

这个时候，总不免会花前月下。

有了花前月下，总不能少了海誓山盟：要学那《诗经》中的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时光可以作证，纳兰的表妹容貌端庄、秀美，绝对不是后人牵强附会想象出来的。

能选进皇宫的女子，肯定不会丑到哪里去。

《杂事秘辛》一书，记载了汉武帝想册立梁商16岁的女儿梁莹为后，事先就派了一个女官前往检查她的身体。

这些关于身体外表的检查记述如下：目波澄鲜，眉妩连娟，朱口皓齿，修耳悬鼻，辅靥颐颌，位置均远……肌理腻洁，拊不留手。

规前方后，筑脂刻玉。

胸郭菽发，脐容半寸许珠……血足荣肤，肤足饰肉。

长短合度，自颠至底长七尺一寸，肩广一尺六寸，臀视肩广减三寸，自肩玉指长，各二尺七寸。

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

髀至足长二尺二寸，足长八寸。

这样的检查真是非常的细致。

所以，想选入宫中的女子，如果不是和以上那些条件差不多，谈何容易？

要知道，这仅仅只是对于身体外表的检查，还有更多的检查等待着她，所以说，能选入宫里的女子，不说万里挑一，至少也是千里挑一了。

如果纳兰表妹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真被选入宫里，其声色，其容貌，其神态，可想而知。

至于她的品性和修养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纳兰家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纳兰的曾姑母是康熙皇帝的曾祖母；纳兰的老妈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康熙皇帝正儿八经的堂姐）。

老妈家的亲戚出身绝对不卑微。

雪梅实际也是格格（公主）身份，从小备受尊宠，后来家道中落，才寄养在纳兰家里。

这样一个女子，她身上有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又有寄人篱下的收敛，明眸皓齿、兰心惠质，与旷世深情奇公子纳兰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想，每个女人都在自己的心里，渴望自己长得无比美丽，貌美如花，如同一个仙女一样。

可有时候，长得漂亮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甚至有可能是一种灾难。

满清有规定：满清贵族13岁至17岁的未婚女子，不得私下谈婚论嫁，必须得参加选秀，供皇帝挑选。



<<一生一代一双人>>

挑剩下的，才能去嫁人。

雪梅通过海选、初选、复选一番折腾，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被选中，成为康熙皇帝的妃子。一场刻骨铭心的初恋，就这样化成泡影，叫人怎不痛苦？

宫门深似海。

表妹雪梅进宫之后，就等于毁了两个人。

纳兰思念成灾，据说他曾经冒险装扮成喇嘛进宫与表妹一见，隔着宫廷里的帏幔，在长廊这一头，他遥遥望着郁郁寡欢的表妹雪梅，心伤不已。

雪梅，胆瓶梅。

这两个“梅”字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在这两个版本中，我更倾向于后面这个。

因为，表妹进宫后，也就是写这首词后不久，十九岁的纳兰大病一场，染上了终身都没有治愈的寒疾。

这病不仅让纳兰误了这年科考的最后一关——殿试，还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使他以后的岁月痛苦不堪。

伊人已去，我心已成灰！

<<一生一代一双人>>

编辑推荐

<<一生一代一双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